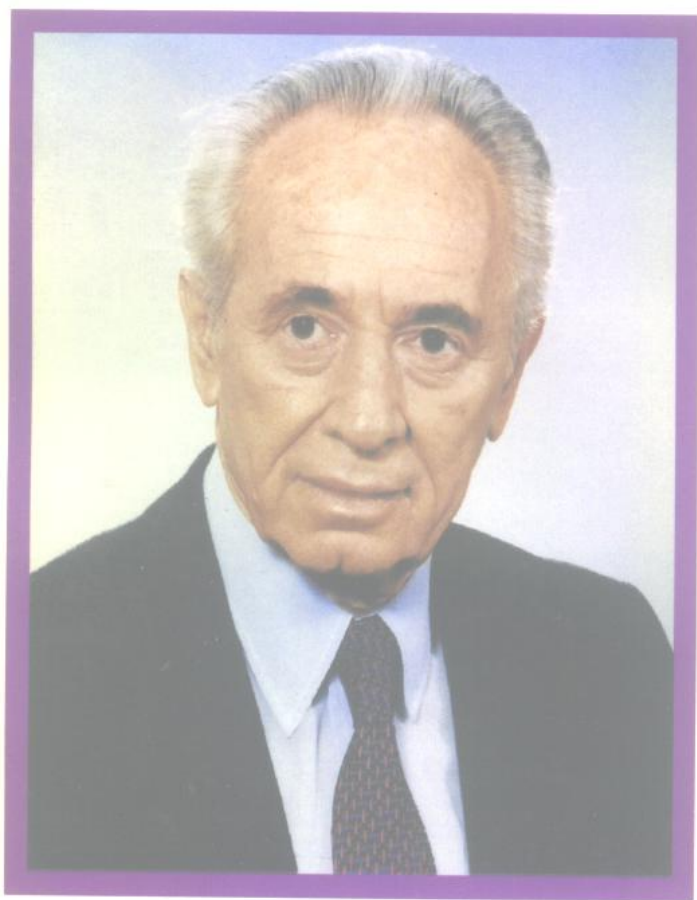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丛书

佩雷斯传

肖月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名人丛书

佩雷斯传

肖月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孙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雷斯传/肖月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世界名人丛书)

ISBN 7-5012-0802-6

I. 佩… II. 肖… III. 佩雷斯-生平事迹 IV. K833.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660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盼润得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84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 子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
第 一 章	来自基布兹的青年.....	3
第 二 章	让我们装配飞机大炮	11
第 三 章	“拉冯事件”的冲击	20
第 四 章	敌人之敌人乃朋友	26
第 五 章	为原子能反应堆而战	35
第 六 章	以色列的“原子弹之父”	45
第 七 章	军火商	57
第 八 章	党的分裂	70
第 九 章	挽救国内政局的战争	81
第 十 章	通往领袖之路	91
第十一章	外救人质,内争功劳	104
第十二章	领袖,但是反对党	116
第十三章	苦撑求变.....	131
第十四章	“没有爱情的婚姻”.....	143
第十五章	武器与军队.....	154
第十六章	处置情报界“丑闻”.....	162
第十七章	国际会议问题.....	179

第十八章	回归第二把交椅·····	193
第十九章	从“挪威丛林”到白宫南草坪·····	202
第二十章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214
尾 声	任重道远·····	223

DPS'05

引 子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曾在巴勒斯坦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公元前 960 年前后，犹太人统一的民族国家——希伯来王国在耶路撒冷为他们的上帝——亚卫建造了气势恢弘的圣殿，把巴勒斯坦称作神明赋予他们的“应许之地”。

然而，从公元前 930 年开始，盛极一时的希伯来王国开始衰败，相继为亚述、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大帝国所侵占。公元 135 年，罗马皇帝在残酷地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后，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并将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结束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历史。

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有些与当地民族融为一体，但大多数却没有。在中世纪黑暗的岁月里，欧洲各国统治者和教会不时在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对犹太人实行歧视和迫害。歧视造成对立，对立使犹太人顽强地保存着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期望有一天神明能解救他们，使他们重返故土，获得自由。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在法律上得到“解放”，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很快就显示出其虚伪性。1894 年，在当时最“民主”的法国发生了诬陷犹太青年军官德雷福斯为德国间谍的案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迅速掀起了一场反犹主义的狂潮。

面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被焚烧，面对大批犹太人遭到屠杀，那些过去沉湎于自由、民主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奥

地利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出版了《犹太国》一书，认为摆脱犹太人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国》一书强烈地吸引着欧洲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成了许多犹太人的信仰。在1897年于瑞士巴塞尔召开的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了《巴塞尔纲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

犹太人一批又一批地返回巴勒斯坦。他们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辛，排干沼泽，建起良田，要以回归自然的精神重新耕耘祖先曾经耕种过的土地。受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人聚集在一起，建起了集体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组织基布兹——希伯来文“聚合”之意。一位叫本—耶胡达的人还创造奇迹，使几乎已经死亡的希伯来语成为今天以色列的正式用语。反犹主义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反犹主义符合逻辑的反抗。

犹太复国主义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也注定要导致悲剧。从公元7世纪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已在巴勒斯坦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生活了1000多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成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失去自己的家园，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治这一地区的英国殖民者实行“分而治之”、挑动民族仇恨的政策，阿犹之间的民族矛盾最终兵戎相见，达到了难以愈合的地步。1948年，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在战火中诞生，原本应当成立的阿拉伯国却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引发了几十年阿以对峙和战争的局面。

本书要讲的西蒙·佩雷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以色列政治家……

第一章

来自基布兹的青年

1923年8月21日，西蒙·佩雷斯出生在波兰小镇维什涅瓦（今属白俄罗斯）。像20年代东欧各地的犹太小镇一样，维什涅瓦的170户居民虽然不富裕，但镇里却充满“犹太文化”的色彩。

说起“犹太文化”，人们不免要想到那些身着黑色传统服装，过安息日时不生火做饭、不点蜡烛和不乘车外出的正统教徒。佩雷斯的父母可与正统教徒无缘，除了只吃被称作“卡什”的犹太食品和节日期间到犹太会堂聚会外，在他们的身上几乎没有犹太教的气息。至于小镇上的“犹太文化”，则更多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佩雷斯一家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掌权前就决定移居巴勒斯坦，只不过他的父亲在1931年早走一步，而他、母亲和弟弟戈松两年后才前去团圆。

在巴勒斯坦贝尔福小学读书时，佩雷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好学生。他好像对许多门功课都心不在焉，成绩自然也无可夸耀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放弃了送他上中学、上大学、当博士的企望，送他进了一所商业学校，觉得学点儿有用的本事就可以满足了。

佩雷斯在商业学校的学习情况不难想象，但在这一期间他加入了工人总工会所属的劳动青年运动组织，从而成为他人生道路

的一个转折点。

按照希伯来语的发音，劳动青年运动被称为“哈诺尔豪伍德”，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成员适应基布兹的生活。

基布兹，即集体公社，80年代一位中国学者在访问以色列后把它称为“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他描述说，到了基布兹，“就像到了家。金钱在这里失去效用。所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社员所公有。大家在一起劳动，衣、食、住、行、学习、娱乐，都由公社免费提供”。不过，30年代的基布兹成员还仍是荒芜贫瘠土地的开拓者。他们住帐篷、吃粗粮，白天在荒山上劳作，“晚上累得连手指都动不了”。不经过训练，从温馨家庭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的确很难经受得住这种类似于军营的生活方式。

在那个强体力劳动是生活资料唯一来源的时代，佩雷斯这个不爱好体育、身体有些虚胖的青年人似乎毫无取得社会尊重的可能性。但事实不是这样。劳动青年运动的负责人艾尔哈南·伊沙很快就发现了佩雷斯的演讲和组织能力，经他推荐，本谢曼青年村寄宿学校答应向佩雷斯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使佩雷斯终于走出了他早已厌倦的商业学校。

在本谢曼青年村，佩雷斯成为劳动青年运动机关报《论坛》的撰稿人，写作天才得以表现出来。不过他也很注意使自己创造一种能吃苦耐劳的形象，每天设法只睡五个小时的觉，这在其成年后竟成为习惯。他还很注意晒太阳，以免和那些脸上黑里透红的青年伙伴产生巨大的反差。佩雷斯成名后，人们发现他乘车总爱坐在有阳光的一边，从未见他游过泳，他却脸色微黑，可能都和他这一时期养成的习惯有关。

在本谢曼青年村学习期间，他还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索尼娅·戈尔曼。索尼娅是木工技校一位教师的女儿，身材削瘦，脾气随和，文静中透出一股迷人的魅力。不过，佩雷斯后来与索尼娅结为终生伴侣却没有太多罗曼蒂克式的渲染，寄宿学校中男女同学夜间一起值勤巡逻，成立学习小组和文艺小组共同探讨问

题，都可以说是这对夫妻得以结合的鹊桥。然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佩雷斯和索尼娅曾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共同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佩雷斯在与前苏联领导人会谈时还不止一次地“引经据典”，为自己的看法寻找“理论根据”；二是两人曾在一个文艺小组里一块儿学弹吉他，以色列建国前夕夫妻双双被请进“专家小组”，投票使《哈蒂卡瓦》（希伯来语“希望”的音译）一曲成为以色列的国歌。

在寄宿学校里，佩雷斯的演讲、分析和组织能力崭露头角。但在知情人眼里，本谢曼青年村这块天地对他来说还显得太窄。1941年8月，佩雷斯从寄宿学校毕业后来到下加利利地区的吉瓦基布兹实习，他的活动舞台似乎宽了一些。

对许多同学来说，能到吉瓦基布兹实习是件惬意的事。在完成原始拓荒数年后，吉瓦基布兹盖起了整齐的新房子，山坡上所栽的树已形成绿荫，这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来说真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佩雷斯在吉瓦基布兹却没有闲暇。白天，他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在常人看来几乎使尽了全部可使出的力气。到了晚间，他又出现在劳动青年运动吉瓦基布兹支部的活动室里，联络附近各基布兹支部的青年人共同举办研讨会、演讲会、辩论会、舞会、演唱会和其他娱乐活动。从事青年活动有时是有危险的。夜间外出进行联络活动有可能遭到不明身份的暴徒的袭击，但这并没有挡住佩雷斯的活动，即使单人外出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佩雷斯的积极工作并没有在青年人中提高自己的威望，相反却遭到一些非议。多年后，他自我解释说，许多人把他看成了那种总要“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凡事总是“求多和求快”。佩雷斯内心对这种指责是不服气的，认为这“扭曲了”自己的善行善意。不过，佩雷斯也没有公开站出来反驳对自己的非议。究竟这是由于他个性怯懦而不愿参与争论，还是想让时间来说明问题，他没有讲，别人也不好作出结论。

要说“行在时间之前”或“行在他人之前”是一种过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争议。后来佩雷斯担任了政府的运输和邮电部长，提出引进电话磁卡技术以取代投币式电话，又遭到“行在时间之前”的非议。访问法国时，他向主人询问电话磁卡是在哪里生产的，回答使人吃惊的是：产品是以色列吉瓦基布兹制造的！佩雷斯回国后，风尘仆仆地赶到这个青年时代曾劳动过的公社。他发现，过去的牛棚已为现代化的厂房所替代，社员们在里面不仅制造磁卡，还生产其他电气产品以供出口。佩雷斯一定会因为信息不灵而提议要从国外引进磁卡电话技术而感到惭愧，同时也未必不沾沾自喜，过去指责他“行在时间之前”的吉瓦基布兹社员，如今也已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佩雷斯年轻时另一个遭人非议的地方是口气太大，话题很少涉及吉瓦基布兹的发展，动辄讲未来犹太国的事情。别的人要是被任命担任某一公职，不论是否出自内心，总要说一句“服从组织的决定”，佩雷斯可不是这样。他在辩论会上曾说过：“野心并不是贬义词，我崇拜那些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人。”这种话可能出自真诚，但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里公开讲出来，总会招致非议。

1942年9月，佩雷斯结束了在吉瓦基布兹为期一年的实习生活，投身在加利利海旁的高地上创建阿鲁莫特基布兹的工作。在这里，他与索尼娅结了婚，妻子从此成了他在坎坷政治生涯中最忠实的支持者。

创建工作所付出的辛劳是无法用几句话勾画出来的。起早贪黑、千辛万苦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也没忘了组织好劳动青年运动支部的活动，基布兹的负责人把他看成是支撑公社大厦的一把好手。

夏日里的一天，阿鲁莫特基布兹的社员们没有下地干活。他们把帐篷内外打扫干净，摆直石砌路边的石块，穿上了只有安息日才穿一下的干净衣服。这是因为，犹太代办处移民安置部的负责人列维·艾什科尔将要来此视察。

1929年建立的犹太代办处，事实上已经成了30—40年代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政府”。代办处向世界犹太人募捐，从经济上支持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基布兹自然也就成了受资助的主要对象。犹太代办处负责人本—古里安的名字在各个基布兹可谓家喻户晓，如果他还不能被称作神，至少也被看作是神的使者。

中午时分，艾什科尔乘车来到阿鲁莫特基布兹。夏日的巴勒斯坦，气温高达摄氏40度。艾什科尔衬衣已经湿透，手中拿着一毛巾，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孩子们，”艾什科尔一下车就大声对基布兹年轻的社员们说，“好热呀！这儿什么地方最凉快呀？”

青年们哈哈大笑，眼睛瞄向附近的一口已经干涸了的古井，异口同声地说：“您打算下去吗？”

“为什么不？”艾什科尔笑得眯起了眼睛，“只要能解暑，我想钻到地心里去。”

古井不知是何年何月开凿的，井口极大，还有盘旋的台阶通向井底。艾什科尔带头，在三位基布兹领导人的陪同下小心翼翼地走向井底。井底的气温确实比地面低。没等三位基布兹领导人开口，艾什科尔直率地向他们提出了要求：“我需要调西蒙·佩雷斯到劳动青年运动秘书处工作。”

三位基布兹领导人都愣了：艾什科尔认识佩雷斯吗？如果认识，佩雷斯就在欢迎人群中，两人为何不打招呼？事实上，艾什科尔的确不认识佩雷斯，但劳动青年运动的报告已使他对这位青年人有了全面的了解，他来阿鲁莫特基布兹的目的就是要调佩雷斯去特拉维夫的劳动青年运动总部。三位基布兹领导人确实有点儿舍不得让佩雷斯走，但却不能抗拒艾什科尔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人物的要求。基布兹的大多数社员都没有想到佩雷斯这么快就步入了仕途，但至少佩雷斯想到了这一天，他还想到了……

佩雷斯来到特拉维夫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大量逃脱希特勒屠杀的欧洲犹太人再也不愿返回他们的出生地，纷纷乘船向巴勒斯坦涌来。大量移入犹太人不仅造成犹太人与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而且也使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感到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下令以武力阻止犹太移民“非法入境”，英占领当局与犹太代办处的矛盾也急剧激化。

以何种方式建立理想中的犹太国？如何处理犹太人与英国巴勒斯坦占领当局的关系？这些问题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元老哈伊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此需要拿到1946年底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22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来解决。以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艾什科尔为首的巴勒斯坦工人党积极组织代表的选举工作，佩雷斯到特拉维夫不久就被吸收到这一工作中来。

艾什科尔指定佩雷斯负责工人党专职干部的代表选举工作，这使他有幸陪同党的领袖到各个支部去进行动员活动。佩雷斯最企望的是能有机会同党的领袖本—古里安进行交谈，但有几次两人在一起时，本—古里安都没有开口，这使佩雷斯颇感失望。

一次，佩雷斯陪本—古里安乘车前往海法市。车子进入海法郊区时，本—古里安突然把头转向佩雷斯，说：“你知道吗，托洛茨基算不上是一个国务活动家。”

托洛茨基，俄国犹太人，苏俄建国时期的红军总司令，后来的“第四国际”领袖——“算不上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佩雷斯对本—古里安突然谈起托洛茨基感到疑惑，但也感到兴奋。本—古里安终于开口与他谈话了，他连忙问：“为什么？”

本—古里安颇带有一点儿振奋情绪地解释说：“不战不和是什么样的政策？要么你决定实现和平，同时付出必要的、巨大的代价，要么你决定把仗打下去，同时准备承受战争带来的危险。只有列宁才明白这个道理。”

本—古里安显然指的是1917年至1918年苏俄与德国之间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当时，强大的德国向刚刚诞生的苏俄政府提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托洛茨基在苏俄无力继续

打下去而又不情愿接受德国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荒唐地提出了“不战不和”的主张：一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一方面又拒签和约，结果被列宁痛斥为“把战争当儿戏”，“空想能拖延和平”。对于俄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佩雷斯是清楚的，所存疑问是：本一古西安为什么要引述这段历史？他的脑子里在思考什么？

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后，佩雷斯才领悟到本一古里安头脑中所思考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想到我能有亲眼目睹本一古里安下令开战，同时又采取措施实现和平的那一天。”新生的以色列国必然是在血和火的历程中诞生，这件事佩雷斯没有预见到。那么，他是否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又与本一古里安这位“现代以色列之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呢？

从海法返回特拉维夫的路上，本一古里安又是一言不发。但几天后他指示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夏里特说，在选代表参加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问题上，“不能光选可靠和值得信任的积极分子，还要有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

看来夏里特已理会到本一古里安这段谈话的寓意，巴勒斯坦工人党代表团中后来出现了两位年轻代表：摩西·达扬，当年31岁，后来当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另一个是佩雷斯，当年只有23岁。

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黑林山脚下的巴塞尔市白雪皑皑，12月的冰冷能够刺透厚貂皮大衣，直插人们的筋骨。但在大会会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得热火朝天。

哈伊姆·魏茨曼，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元老，正如他自己所说，“……纳哈拉勒的每一家农户和每一个马厩，特拉维夫或海法的每一座建筑，包括最小的车间，都包含着我的一滴血”，但在这次大会上却受到以本一古里安为首的“抵抗运动派”的激烈攻击。魏茨曼主张继续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渐进的过程达到

建立独立犹太国的目标，而本—古里安一派则认为，“外交只有以实力，即以抵抗运动为后盾才能获得成功”。这里所说的“抵抗”，就是武装斗争。

佩雷斯和达扬在激烈的争论中站在了本—古里安的营垒。更进一步，他们两人联名向大会递交提案，要求采取措施拆毁英国人设在塞浦路斯岛关押所谓“非法犹太移民”的难民营，并“强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允许被关押者入境。尽管这一议案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代表的注意，但它把佩雷斯和达扬两人在其后几十年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选举本—古里安为大会执委会负责人，这显然说明“抵抗运动”的势力占了上风。这一结果也预示着一场腥风血雨正在东地中海上空形成。

1947年初佩雷斯返回特拉维夫时，英国已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犹太代办处成立了外交官学校，佩雷斯的姓名列在首批学员的花名册上，如果他入学，建国后将立即外派出国。然而，佩雷斯觉得，当外交官言谈举止要受到很大的约束，相比之下，他更愿从事那些需要火一般热情的工作。婉辞录取通知后，他回到了阿鲁莫特基布兹，着手组织有关建立新国家的基层动员工作。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艾什科尔又一次来到阿鲁莫特。他再次向基布兹负责人提出调用佩雷斯的要求，这一次不是去青年运动总部，而是到犹太人地下武装组织“哈加纳”的总参谋部负责兵役动员工作。时至今日，佩雷斯仍是阿鲁莫特基布兹的一名社员。但自1947年他被“调用”后，至今还未回那里长久居住。

第 二 章

让我们装配飞机大炮

1947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佩雷斯穿过特拉维夫海滨的哈雅贡大街，来到哈加纳总参谋部的所在地——“红房子”。由于多年海风中盐份的侵蚀，这栋四层小楼已变成粉红色，内部装修也绝谈不上有任何奢华。然而，就在这幢小楼里，哈加纳变成了以色列国防军，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

刚到“红房子”，佩雷斯就受到本—古里安的召见。但是，谈话没超过三分钟，口气也颇为生硬，好像谁惹了他似的。“我们不得不准备打仗，但是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还有，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动员和组织一支规模巨大的部队。”

命令就这样下达了。佩雷斯也二话没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他本人来说，常规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6时到深夜12时，每周七天，连安息日也过不上。整个总参谋部只有12个人，要求每个人都超水平地发挥作用。佩雷斯的工作效率很高，除了兵役工作外，后来组建哈加纳海军支队的事也压在了他的头上。但对他未来生涯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与泰迪·科拉克共同负责在美国采购武器的事项。

泰迪·科拉克也是被老一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看中的青年人，后来曾担任以色列总理办公厅主任、国家旅游公司总经理，并连续六届担任耶路撒冷市的市长。当时他被派往美国组建

秘密的武器采购团，这也是哈加纳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军火采购机关。战争爆发前夕，科拉克从国外返回，找到艾什科尔，抱怨说无法与哈加纳总部直接沟通联系。艾什科尔立即把佩雷斯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着科拉克的面问道：“年轻人，最近负责什么工作哪？”

“兵役动员。”佩雷斯回答说。

“会说英语吗？”

“不会。”

“嗯，你就是我要找的那种人。从今天起，你就在总参谋部负责从美国采购武器的事了。”

佩雷斯离开艾什科尔办公室后，科拉克着了急。“你干了些什么事啊！你居然任命一个毫无经验的人负责武器采购。”科拉克说。艾什科尔莞尔一笑，回答说：“别急，泰迪。我向你保证，他会干得比任何人都出色。”

后来的情况说明，艾什科尔的判断没有错。美国军火采购团与哈加纳总部间的沟通一直很顺畅，两人的合作也很密切。只是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在两人的密语联络中，飞机、大炮为《圣经·旧约》上的香柏树、石竹花所替代，杀人的武器被描述成为奇花异草。

1948年5月15日下午4时，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大厅用小木槌敲响桌面，大声喊道：“以色列国成立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含着热泪，看着带有蓝色大卫王星的国旗冉冉升起。祈祷这个新生的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壮大下去。

然而，战火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点燃，以色列国的建立只不过把更多的阿拉伯士兵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引到了巴勒斯坦这块本应按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的土地上。特拉维夫遭到了轰炸，哈加纳的士兵所拥有的重武器只是几门被称作“拿破仑宝物”的旧山炮。在战斗日趋激烈的关头，兵役号为45546、军阶为二等兵的佩雷斯两次找到本—